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纂春秋直解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助教臣吳省蘭

謄錄監生臣謝蓮錫

御纂春秋直解卷八

梓定王十有七年在位二十有一年子簡王立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也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氷

經三書無氷襄公二十八年春無事繫於春桓公十四年二月無事繫於正月之事之後此則正二三月皆有事繫於二月之事之後盖氷統亥子丑月為候亥始氷丑則堅至寅而觧凍矣故以二月為限也此恒燠之罰事關天下而國亦與焉是時成公幼政在三桓紀綱縱弛之應乎胡安國曰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儆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紀其本末

至雨雹氷雪則恙書蓋天人一理也觀隂陽寒暑之變以察其盈虛消息此敬天勤民慎於微之意每慎於微王道備矣

三月作丘甲

此因謀齊難而益兵也邱甲邱出一甲也司馬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甸賦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是四邱共出三甲也今邱出一甲則一甸四甲而士卒凡百人總一乘計之增

一甲矣積三甸計之增一乘矣作與初皆創立之名而義不同食賦之額歲歲取之由初而及終也兵賦之額有事用之有作而有止也然紊先王之制以重困民則一也是時行父以齊之一笑怒齊邱甲之作與後四卿之將皆行父故也其罪大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行父當國憾齊人之納歸父又間其將出楚師故結晉晉既怒齊亦欲懐魯故不憚降尊而為此盟蓋皆

以締私而分義不顧矣故書以譏之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不書戰不以戎抗王也至尊無敵無敵而有敗自敗也戎非能敗王師王師自敗而已自治之道也自治

而天下定矣

冬十月

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魯背齊事晉故齊怨之第赤棘方盟齊師隨至伐魯喪而與晉為敵不待貶而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傳稱衛侵齊盖乘齊伐魯而擣虛耳齊知之即以伐魯之師禦之新築則衛計不行矣良夫不聽石稷之言而遽戰喪師辱國故以良夫主此戰也衛書將書帥師師事起於衛明矣齊止書師其為伐魯之師明矣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策書之體將舉元帥今魯四卿並書者各自將也既作邱甲掃境興師也晉郤克與魯衛諸大夫皆有憾於齊齊又伐魯敗衛故以北鄙新築為辭因以各泄其憾是四國大夫之志乎此戰也齊師敗績有敗道也無禮以生釁肆暴以結怨而又好勇輕敵宜其敗

也晉賞搴之功作六軍而六卿專晉之機兆矣季孫一怒掃境興師自是魯知有季不知有公矣良夫之子林父逐君立君為衛亂首矣大夫專政兵革繁興詐力相尚而禮若弁髦特書諸卿著當時之横而憂其繼此之禍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齊師既敗納賄求免畀亦甚矣曰如師盟不盟未可知之辭也乃郤克恃勝以不義求多於齊為國佐正

辭所屈其氣遂餒而及之盟是晉欲盟而制盟反在
國佐也齊伐人而自伐晉侮人而自侮可鑒已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齊之賂也晉得寶而魯衛各得侵地其書取與僖公
取濟西田同
冬楚師鄭師侵衛

衛從晉伐齊故楚假救齊之名以侵衛鄭序楚下聽楚役也稱師用衆也晉既用傾國之師以勝齊遂無力救衛而十一國胥從楚矣楚居喪而伐喪鄭黨楚而殘夏晉爭小而失大均罪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據傳楚師侵衛遂侵我師於蜀而不書侵何也師方向魯三桓遽使公出迎未成乎侵也以望國之君會荆蠻之臣不諱公何也著三桓之惡也楚師本為救

齊而鞌之戰季與叔實主之恐身被執辱故以公當之也侯伯以嘉禮會盟三桓往與抗禮楚臣帥師以來使公辱焉比事以觀不臣之惡著矣楚卿書公子自此始其勢日强不得不詳之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楚主盟也魯無立志先諸夏而往會由是楚名盟而諸國皆至矣書公及深責魯也嬰齊之出稱師著其

衆也會書名責其抗也盟書人抑其强也諸國之大夫皆稱人惡其替也胥天下而從楚不足序矣新城從晉大夫盟此從楚大夫盟變愈下矣

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從楚猾夏晉伐之宜矣第衛方被侵畏楚不出諸國盟蜀畏楚不爭楚去而乃出乎晉之無能甚矣宋衛倏楚倏晉恥也楚來公首從之楚去公首背之抑

又甚矣宋衛未葬從戎罪也然從晉令晉亦有責焉
耳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宫災三日哭

昭穆之廟皆曰宫舊主遷新主入必新之新者易檐
改塗而已是時宣公方入廟不稱謚而稱新宫者以
災故不忍言也三日哭哀也無譏焉以災書耳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而葬盖以厚而踰時且疑於王禮也宋君背殯從戎而以厚葬明孝悖矣

夏公如晉

拜汶陽之田也且喪畢而朝以事周者事晉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以此伐之然鄭且背晉而專事楚何以責許乎鄭受晉伐又伐許以怒楚是兼搆晉

楚也况許者鄭之南蔽也盡釋許以為外扞而自撤之失計矣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不繫國内邑也公羊曰汶陽之邑也復故地而民不服者税畝邱甲賦繁役重棘不願為之民也成公不修德政以來之而命將興師環而攻焉失撫綏之義矣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𧈅咎如

赤狄之餘也滅人國而不留餘不仁甚矣徒逐利焉耳良夫每從郤氏之役同惡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據傳二卿使來聘且尋盟蓋皆有君命也然來止言聘而别言盟者聘以結好盟以質疑重好而惡疑也

不書公諱之也庾於晉班在三良夫於衛則上卿也

先盟庾非禮也蔑周班而懼伯主也

鄭伐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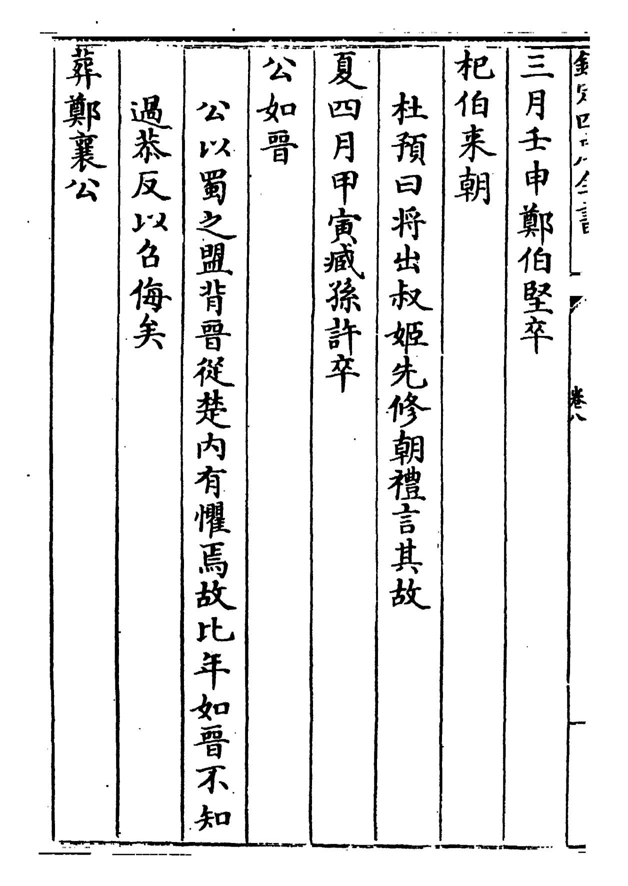
再伐許也惡鄭也不書人與師闕也

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宋未嘗聘魯此繼晉衛而來聘蓋因三年會伐鄭而

相結耳衛與宋皆未終喪而交聘非禮矣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杜預曰將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公以蜀之盟背晉從楚內有懼焉故比年如晉不知

過恭反以名侮矣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據傳公以晉侯不敬欲求成於楚行父諫之而止家鉉翁曰魯成中無主故楚之强足以動之而乞盟晉之慢足以移之而思叛從楚如晉偷書之而其失著矣

冬城鄆

鄆即汶陽之一邑魯既得汶陽故城鄆以自固雖時亦書重役民也

鄭伯伐許

三伐許矣既速葬以儉親遂背喪而為暴且未逾年而書爵已成君也不子矣

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去年杞伯來朝言其故則杞伯固有辭矣故以自歸為文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穀齊地他國大夫非過吾境而使大夫往會之非禮也汪克寛曰自文公十一年彭生會郤缺宣公十五年蔑會高固自是大夫會大夫率以為常魯政在三家晉政在六卿是可見矣

梁山崩

梁山本在韓國以滅於晉遂為晉有崩不繫晉為天

下記異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巳酉天王崩

定王也桓王以後政不行於列國定王以後政不行於畿内不書葬魯不會也

十有二月巳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齊自戰鞌之後服於晉兩君未相見也鄭屢伐許楚

人怒焉欲從晉故大會以謀之定齊於新服反鄭於久叛合宋魯衛曹邾杞而申命之此復伯之機哉然天王新喪而會盟不廢無王之罪視他盟有加矣

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會晉之後晏然歸國書自會而不奔王喪之罪著矣

二月辛巳立武宫

武宫武公之宫武公周公九世孫成公十一世祖也

佐宣王征伐有功故謚武諸侯五廟而魯六廟太廟太室不毁二昭二穆迭毁則武宫之毁久矣左氏謂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宫而服虔以為禱武公而勝故再立其宫公羊傳曰立者不宜立也蓋季孫之罪也

取鄟

鄟附庸國也書取諱内滅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晉令也宋以國難辭會故也前楚莊圍宋九月晉不之救蟲牢之盟宋實與焉未有貳心諸侯未歸又謀再會晉令實繁乃尤宋辭會使衛侵之不亦過乎良夫屢帥師專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受侵宋之命也公比年如晉大夫又繼往焉伯政之煩苛小國之困敝具見矣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魯與宋嘗會矣嘗聘矣嘗同盟矣晉命伐之不敢以義諭晉而遽伐其國可乎況國之大事惟戎聽命於人而輕用之其何能國戰筆四卿並書此又二卿並書大夫益强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背楚即晉是改過遷善也且又居喪嬰齊伐之不

義甚矣楚大夫帥師至此始見於經蓋政在大夫列
國皆然嬰齊固效尤耳
冬季孫行父如晉
據傳賀遷也晉遷新田擇利自便蓋常事耳故不書
或曰復侵宋之命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鄭即晉而楚伐之不得不救遇楚於繞角而楚師還
救鄭之義伸矣乃又移師侵蔡則無名矣復遇楚於

桑隧而晉師還蓋謀之不臧而知難而退也書以予其救而其侵蔡而避楚則畧之予善良而恕其不及也

七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牲變也郊牛牲之至重者鼷鼠乃得而食其角乎一食猶曰偶也再食則非人之所能備矣蓋魯之僭郊

天本不享鼷鼠之災又天意之不允於魯也程端學曰時成公幼弱三桓擅政鼷鼠食郊牛角天示譴也不知懼而又食其角天譴深矣

吳伐郯

吳太伯之後其始見經止舉國外之也爲其蹔楚而僭號也伐郯猾夏也楚患未艾吳復興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

曹爲魯兄弟之國僖文以後屢朝於魯魯未嘗報聘

以其小故也邦交之非禮可知矣

不郊猶三望

凡書免牲免牛即不郊也正月書免牛則日至不郊可知今五月則祈穀亦過時矣既不郊何以書蓋魯以五月而三望也猶之云者可已而不已之辭也不時且非禮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再救鄭也伯職修矣前之救猶大夫今則九國之君親將不踰時而皆至鄭恃以不屈於楚盟蜀之後晉伯復延賴有此耳故書以予之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晉兩救鄭皆未至而楚師退楚之兵力猶未衂也諸侯蓋同懼楚故晉於救兵未返即為此盟所以釋諸侯之懼而弭其貳楚也

公至自會

諸侯會而楚師退不煩兵而已得救鄭之善故即以會至

吴入州來

州来楚附庸國吴楚之介要地也吴本屬楚晉使巫臣於吴教之叛楚凡屬楚者吴盡取之嬰齊奔命於吴不暇内侵其鋒遂挫然目前遺楚以害後且自樹其敵蓋不强於政治而藉外助終非善計也

冬大雩

旱也周之冬夏之秋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林父良父子也孫氏世執衛政而外結晉之强家故見惡於君遂奔晉後由晉復歸為衛患者幾四十年蓋晉之强家為之援也晉君不知大義聽於强家庇亂臣以危人國而已之國亦且陰為强家所移是可鑒矣

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汶陽之田本魯地而侵於齊鞌之戰晉令齊反之魯今齊服晉而屢從晉役矣晉又思悦齊仍奪而與之來言者義不可而强為言也蓋脅之也不義且失信矣反已之故曰歸得非其有曰取前於魯言取今於齊言歸何也蓋藉晉之力而不能要於道雖已田猶非已之田也故曰取順晉之命而不敢執夫義雖已田一若齊之田也故曰歸其曰歸之于齊者歸非其

所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與楚爭蔡也大國爭衡小國受敗前於鄭書救喜之也此於蔡書侵陋之也聖人之情見矣

公孫嬰齊如莒

與莒通也魯嘗平莒郯莒不肯屢伐之蟲牢之盟莒人在焉故與之通後復脅於晉而伐莒魯之邦交如是乎

宋公使華元來聘

元非專行聘也兼為宋公圖婚爾故繼書納幣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婚禮不稱主人而書宋公使者無母之辭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内女惟紀叔姬宋伯姬書之特詳賢之也納幣本可畧而不略斯以見其賢故特書之也嗣此書來媵書致女辭繁不殺皆此意也將有其終故録其始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同括之殺由趙莊姬譖以將為亂也晉君信之而欒郤徵之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然趙氏子孫以無罪死其亦盾專晉之禍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天子天王通稱也經書天王二十五此書天子書錫命二此書賜命且公穀亦皆作錫命蓋傳寫誤耳魯成未嘗入覲又無功德可褒錫命何為哉王於魯凡

三錫命桓終未入覲追錫之也文不待入覲預錫之也成八年未覲就錫之也爵命天子所以御天下而輕用之王靈替矣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內女來歸不書卒齊子叔姬郯伯姬是也此以杞伯逆其喪以歸不可以不書絕於杞而仍以杞目之示從一之義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吴伐郯晉不能救力屈而服於吴豈其得已哉晉遽興師伐之是小國無所依庇而交受兵也昔已失之楚今又用之吴深責晉也魯與郯婚迫於强令亦非也

衛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錄伯姬曷為書其媵後有晉齊焉見大國之皆來也程子曰一女之賢尚聞

於諸侯況君子乎

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杞伯以叔姬為賢初不當出以為不賢則喪不當歸

擾傳魯請之昔何以受之今何以請之胥失之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蒲

無事而復盟諸侯懼貳也晉自馬陵之後受林父之

奔以隙衛反汶陽之田以攜魯力不敢問楚而侵蔡威不足及吴而伐郯不知自反乃以威制而約束之雖屢盟奚益哉春秋書同盟有喜其能同者有幸其猶同者有危其僅同而終將不同者隨事考之可矣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內女之歸常事耳常事可畧而書録伯姬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致女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程子曰古者三月廟見始成婦也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魯重伯姬故使卿致

晉人來媵

晉伯國也伯姬之賢聞於四鄰故亦来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春會於蒲鄭方從晉楚人以重賂求鄭鄭畏楚之强

而復貪其利竊會於鄧信有罪矣然旋復朝晉是終未敢背晉也而遽執之暴矣何以知其來朝既未侵伐亦非會盟而直書執來朝可知也執其君旋伐其國是欲出其不意而滅之耳何以服鄭伯而慰鄭人之望後雖暫從晉而卒從楚撓中國者凡二十年尚誰咎哉故執稱人責其無王伐稱師惡其肆虐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據傳楚侵陳以救鄭又自陳伐莒不書救鄭者不赴鄭而侵陳非可言救鄭也亦不書侵陳者楚志不在陳而在深入以撓晉也書莒潰責晉也馬陵與蒲莒方同盟又非遠國而不救何哉莒小國豈足抗楚其無備之罪可畧也且素與楚隔豈意楚之直犯其國哉左氏不責諸侯無謀而責莒無備非春秋意矣

楚人入鄆

左傳以鄆為莒邑但莒已潰矣入其旁邑不足書矣

此盖文十二年行父所城者崔彥直曰鄆魯邑也是也入魯邑宜先有侵伐之文今止書入者莒既潰乘勢以入鄆未可言侵伐也楚人微者也嬰齊在莒別以偏師入鄆也書入鄆危魯也楚猶夏之道二其一徑蔡以爭鄭其一由徐而病魯

秦人白狄伐晉

宣公十五年秦伐晉晉未嘗報晉何負於秦哉今楚伐莒以撓晉秦且結狄以攻晉是黨楚猾夏也故書

以惡之白狄介秦晉迭用之以互相伐均罪也然其禍實晉啓之

鄭人圍許

鄭伯未釋也而圍許蓋示以不急君故不畏晉而激晉鄭人欲以是為歸君之術也秦獲晉惠惠卒返國則晉之歸君得其道也不此之為而用詐且君在外而復立君階之亂矣是當國大臣之罪也

城中城

經書城中城二定公六年穀梁傳曰非外民也非猶譏也則中城蓋在郛之内矣諸侯守在四境已非有道況降而城中城乎且勞民以外民君誰與守

十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既執鄭伯以伐鄭又命衛伐之不義甚矣衛從令而助虐亦非也葉夢得曰黒背何以稱弟兵凶戰危不以其可將者將焉而私其弟非愛弟之道也胡安

國曰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出衛侯衎而立剽剽之立盖蒙父寵也與齊無知同特書以為後戒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三月郊時也於二月下旬卜之歷旬而一卜至三月中旬三卜不從時已極矣僖公之四卜强也五卜瀆神甚矣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晉執鄭伯久而不釋而鄭亦不求君也且立君矣晉

不得已伐而歸之以求成非義而勤諸侯以勦民悖矣經於十三年書鄭伯從晉伐秦則此時鄭伯歸於鄭可知不書者晉强納之非歸也

齊人來媵

諸侯娶女二國媵之衛晉已備數矣齊復來媵伯姬雖賢固踰制矣魯與宋不辭非禮也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奔喪送葬皆臣子事也晉喪而公親往焉是以事王者事晉也時晉疑魯貳於楚止公使送葬是以王禮自居也故削其葬以正無王之戮

冬十月

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凡九月而至久也左氏傳曰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公方至而犨隨來陽為聘而實要盟也公敵大夫辱也故諱不書公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聘也黄仲炎曰晉止公九月而歸之其聘魯者豈親魯哉疑其叛而要之也魯辱於晉猶繼朝而聘豈德晉哉畏其威而諂之也晉以要結為信魯以諂事為禮

秋叔孫僑如如齊

魯自鞌之戰結怨於齊後雖會伐來媵而聘問未修今既見踈於晉恐齊乘間而復怨故通舊好未幾而求婚焉乃齊卒未報聘是知國務自强左右求免非善策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逼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是無王也是將挾晉以抗王也而晉敢受其逋逃均罪也王臣書奔者三周公楚去位者也故言出王子瑕王子朝皆為逆亂而非去位者也故不言出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公被止於晉又要盟公有憾焉今晉厲新立將合諸侯以伐秦恐魯不至故會之釋怨修好也衛素睦於

晉又睦於魯故衛侯亦與焉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宣成之世晉每有事於狄夫欲圖伯當先攘楚雖秦猶宜置之況狄乎故書以譏之

冬十月

十有三年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師制於王無王命而用人之師已為罪矣自伯主興

而徵師於諸侯是直竊王之權其罪益大然事茍合義春秋錄之功首罪魁不相揜也今晉將伐秦以自報私怨恐諸侯不從以乞為辭庶無不應乃以濟其欲耳春秋即如其辭以書之者蓋因以正從來徵師者之罪尊王也又以重民也僖公二十六年書如晉乞師此書來乞師魯内也晉伯也一以乞為名聖人之情見矣

三月公如京師

凡公如他國皆朝也則如京師亦朝也乃僖公二十八年兩書朝于王所而此不言朝者河陽踐土晉侯名王而以諸侯朝之其意主於朝而其名王則悖矣故書公朝于王所言不得其所也此則晉乞師以伐秦道出京師不可越王而往因朝焉倘非會伐何朝王之有其意不在於朝故書公如京師言不可為朝也夫諸侯朝王止見於僖成二公而僖則行其事而非其道成則修其文而無其實春秋因文以示義而

諸侯罪之輕重具見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自京師會伐則諸侯皆會京師可知而公之來為伐秦不為朝王明矣程子曰以伐秦為遂事明朝王為重

曹伯廬卒于師

為晉復怨而卒於外曹可憫晉可責矣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以伐秦告廟蓋當時幾不知朝王之當重而以伐秦為重矣夫書如不書朝著其慢也所以正事君之義以如為本事伐為繼事嚴其防也所以存尊君之禮以伐秦致誅其意也所以明忠君之誠一事而三致意焉維大倫以詔後世其旨遠矣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晉容衛有罪之逋逃而復納之書自晉深罪晉也昔良夫屢從郤氏之役郤氏專晉故林夫倚以返國要君也要君者出君之漸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逆女常事何以書譏失時也喪畢即位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成公喪畢十二年矣不已晏乎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四伐許矣鄭介晉楚為二國所必爭而鄭每於息爭之時又自以兵陵小是更相吞噬也非義甚矣而晉不問也越明年許遷于葉避鄭以依楚襄三年晉荀罃反以從楚討許何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不氏以事再見省文也婦有姑也時穆姜存焉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魯有兩嬰齊均公孫也前書公孫嬰齊叔肸子也此則仲遂子歸父弟也遂之立也已賜氏故魯人以仲為別而舊史因之也遂與行父比而為逆歸父欲去三桓故逐歸父而立嬰齊以後仲遂一逐一立皆行

父操之也大逆如遂仍世為卿尚能國乎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十三年曹伯卒負芻殺世子而自立晉不能即請於王帥諸侯以舉九伐之典今逾三年矣假他事以會而與之盟是列姦於會也他日曹人請君於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使得藉口以開釋姦之門舉動可不慎哉衛背喪非禮也宋世子來宋公疾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執曹伯討其簒也近於義矣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近於禮矣第欲討之勿盟可也同盟而執是誘執也於義為不光王命執而執之禮也擅執之縱歸于京師命猶出於晉也於禮為不恭然入春秋來諸侯相執者多矣此猶差善於彼故書晉侯蓋與之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鄭伐許故也鄭昔伐許楚不問以鄭方即楚耳今改

從晉故伐之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三月而葬速也喪禮之苟可知矣

宋華元出奔晉

宋亂也蕩山作亂元欲討恐不勝故奔晉借援也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自晉因晉力也

宋殺其大夫山

華元殺之也元為國正卿久執政柄不能弭亂於未然迨已亂而借外援其謀下矣然猶非為私故書國殺蓋制在晉權在元而宋君亦知其討亂而聽之也山不氏宋以罪討故赴不以氏因舊史也山有罪猶書大夫者存王禁也

宋魚石出奔楚

山黨也懼及故奔君子雖違不適仇國宋為中國之樞楚所必爭而魚石托焉楚因助魚石而入彭城幾至覆宋則魚石之罪大矣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吴于鍾離

兩會也先則内大夫與外大夫會後則諸國與吴會也鍾離吴地往會之也會吴者晉志也諸國從晉而已若止書僑如會諸國大夫而吴亦列序焉則往會

之迹不具失事實矣且列國皆大夫吴其君也列序則吴君居下亂名分矣惟初會首晉再會殊吴而事實既得名分亦彰矣吴君而舉國削其僭也大夫不可敵諸侯諸侯不可僭天子也書晉會責晉也黄池之争盟此會啟之矣

許遷于葉

避鄭而依楚雖楚遷之一以自遷為文罪鄭也抑以責許也楚豈可依之國哉自是四遷轉徙流離不可

為國故卒為鄭滅王綱既失伯政復衰小國無以自存可哀已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雨木氷

記異也周正建子宜雪而雨上温也著木而氷下寒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晉侯執鄭伯而再伐其國幾亡鄭故楚乘隙以賂要

鄭鄭遂決從楚然怨晉而叛晉情可原也黨楚而猾

夏罪莫逭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將伐鄭也視伐秦為有名矣來乞師自卑也故孟獻

子曰有勝矣伯國之患在驕不在卑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晉師為伐鄭而出不書伐鄭者鄭聞晉師而告楚楚子遽來故止言戰也上書乞師無他國會戰者不暇侯諸侯之至也敗績繫楚子者君傷則君重於師也晉靈成景三世積衰其諸卿内慢其君外怯於敵自邲之敗大勢去矣今楚又令鄭侵宋宋不支諸侯將從風而靡厲公能於積衰之後不假外助一戰勝楚幾與城濮等矣第城濮之勝經營有素一戰而伯猶且不喜而憂知一勝未可恃也厲勝鄢陵豈有成謀

亦倖而已乃既勝而驕侈信讒以致内亂士燮始終致儆良有以也經書楚敗績以紀其功後即事以著驕侈致禍之迹勸戒昭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師敗而將誅固法之常然主兵者將御將者君嬰齊與側素不相能楚子在軍無以御之使敵國謀臣窺其間而敗楚乃獨歸咎於側而嬰齊反藉是以擠側則非法之平矣故稱國以殺且書大夫者以王制律

楚之專兼書公子者以公族之近病楚之不審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鄢陵之戰公以内難而後期故晉侯不見公苐魯去

鄢陵逺矣乞師與戰在一月之内為期已廹况有内

難乎晉遽怒魯不恕矣且不至者獨魯哉偏怒魯不

公矣蓋有譖者僑如也有受賂而主其譖者郤犫也

晉侯勝而驕故不盡物情而信讒不恤鄰患而輕怒

不見公而不諱者見公之可見也晉之過非公之恥

也

公至自會

內有難外不禮於伯主其至危之也以會至者見公之無愧於會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王卿士子爵鄢陵之戰鄭雖敗而猶不服故晉假王命且援王臣以涖之蓋晉伯中衰厲公事周頗謹執罪歸京師興師稟王命豈尊王哉挾天子以令

諸侯也春秋不與諸侯用王師故文公三年晉救江王叔桓公不書成公十三年晉伐秦劉子成子不書而此書之者救江則處父上抗伐秦則厲公復怨今會王臣討貳差善於彼也公會伐釋晉怒也

曹伯歸自京師

負芻簒逆惡莫大焉王治其罪而誅之則天討行大倫正矣今囚之二年歸而君曹是釋有罪也歸不書名以病王也此與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執衛侯相似

而實不同彼則晉書人復私怨也怨可釋也此舉爵

討惡逆也逆焉可赦也彼書歸之于京師緩辭也先

自治其獄也此書歸于京師急辭也惟王正其罪也

衛侯雖在京師猶制於晉書歸于衛晉意也曹伯既

歸京師則制於王書自京師王命也據傳曹屢求免

於晉不聞一介如周而負芻得晏然反國雖王命實

晉主之也然王誠早致其辟晉厲亦何辭乃遲之二

年徐俟晉命春秋端本澄源故以失刑之責歸王而

譏不及晉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沙隨之會晉侯不見公矣隨會伐鄭雖不見而不敢怠也又執行父不已甚乎舍置也不以歸而置于苕邱蓋間嬰齊之言而知僑如之譖也不以歸者將釋之也舍之于苕邱者不遽釋而有所要也蓋恐其懐怨而貳也是以有郤犫之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僑如知晉之覺其譖而公與行父之將歸也故奔齊書之以見世卿之强有罪不能討而齊受亂人之罪亦具矣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要盟也程端學曰執之舍之盟之晉之舉動可知矣魯君在焉而大夫自為盟晉魯之政又可知矣

公至自會

此伐鄭也以會致者公之危不在伐而在會故以會

告也大夫執而歸必致公待行父階歸舉公為重故
行父不致也

乙酉刺公子偃

擾傳僑如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公將會晉
伐鄭穆姜送公而使逐季孟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
之曰汝不可是皆君也此刺偃之由也夫行父專魯
歸父嘗欲去之矣僑如因是而行譖以危公乃僑如
既奔矣而行父遂殺偃夫偃為穆姜所指亦脅公使

從巳姜豈遽謀廢立而僵實有今將之心矛行父素結晉援肆行其私幽君母殺公子名除君惡實脅君也成公庸闇拱手以聽魯愈不可為矣春秋書之以傷魯也然與刺買異辭何也戍衛不卒僖公以此罪買而告楚也故可書刺僵則其故不明以疑似陷之耳故無可書買之刺不當僵之刺不白非僅專殺已也

十有七年

春衛北宫括帥師侵鄭

從晉令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王既以尹子會伐矣鄭猶不服晉復請於王故益以單子也王臣並臨魯衛齊宋大國咸至鄭仍不服蓋由晉雖倖勝而内政不修不足服鄭而攘楚也然鄭屢抗王師罪可勝誅哉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盟不舉諸侯尹單亦與也伐鄭未服而中道尋盟是疑諸侯也况尹單在乎晉厲徒欲倚王臣以令諸侯而不虞蹈慢王臣之罪也然自是遂習為常矣李廉曰書同同外楚也不為尹單而書同也

秋公至自會

方會伐鄭而楚救至諸侯遂還故以會致

齊髙無咎出奔莒

無咎之奔由君母聲子之譖也慶克濁亂中閨國佐

謫之聲子謂佐因及無咎然無咎為卿不能謀國正君亦失職矣故書奔無異文

九月辛丑用郊

公穀以用郊為譏不時則書九月足矣曷為言用用者非郊之正祭而用其禮也如書之類于上帝是也然惟天子有大事則可魯何所用之乎九月非時也用又非禮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再伐鄭而無功恐諸侯怠而不應故仍以乞為名然
德不足而徒用衆豈服人之道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三爭鄭也鄭卒不服非兵不强德不著也兵不戢將
自焚矣家鉉翁曰使厲公於鄢陵既勝之後不驕不
侈而勤撫諸侯鄭將自來何以屢伐為哉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據傳諸國圍鄭故以伐鄭至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大夫卒於外則地以事見也此無事而書地何也蘇轍曰從伐鄭還而道卒也然何以卒於公至之後意以疾而留於貍脤乎十一月無壬申文誤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晉厲勝於鄢陵而驕遂欲盡去諸卿而立其嬖故先

殺三郤以其族大而多怨易去也第郤至於鄢陵排羣議而戰勝有功矣況卿為君之股肱黜陟生殺亦自有道乃不明徵其罪而陰用嬖臣之計襲而斃之一朝而尸三卿是自求禍也故歷數之以著其惡或以晉卿宗彊不去之終釀後患然去之亦自有道且厲非去患徒欲私其嬖耳不亦悖乎

楚人滅舒庸

楚方摧敗而餘威猶足蠶食遠國然則鄢陵之功不

可没矣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據傳欒書荀偃殺胥童兩下相殺耳何以稱國趙汸曰此将弑君而殺胥童也欒荀弑君不著於春秋則其殺胥童固不以兩下相殺告也是也先殺孔父而殤弑書及先殺胥童而厲弑不書及者童有罪不因其君也盖童致亂者也殺童者作亂者也各治其罪

春秋之法也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弑君而書國趙汸曰不以賊赴是也葢欒荀使程滑弑君意即以程滑赴抑或以國亂衆弑而無主名赴魯史承赴而書必非其實春秋無所據以革舊史惟削偽赴而書國言晉有是事賊自可推求而得也葢比事屬辭春秋教也晉臣前見於經者皆舊為大夫者也三郤既殺胥童忽以大夫書而見殺則新為大

夫者也俄而君弑則新故相激而禍在君也故曰春秋之志微而章

晉殺其大夫國佐

齊靈不能防閑其母既受母譖而逐高無咎又用慶克故國佐忿而殺之據邑叛君其罪大矣齊靈與佐盟而復之而旋復殺佐又秩慶克之子慶封卒釀後禍惑亦甚矣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公如晉

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此伐宋以納魚石也何以不書納或曰不予納也然則孔寧儀行父書納將予納乎孔寧儀行父不繫陳或曰絶之於陳也然則魚石繫宋將不絶之於宋乎蓋春秋指事原情文成義立非可執例求也孔寧儀行父志在復位楚子志在制陳得納而其志皆遂矣故書納以不宜納故不繫陳也魚石未嘗不志復位

而楚子志在亂宋豈納魚石遂已哉故不書納而書伐伐而魚石入彭城則可據險而扼宋矣借宋之魚石以扼宋故繫宋也入書復者深惡之也不書叛者楚驅之以亂宋耳義不繫於魚石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晉侯悼公也雖非厲之子然嗣位未逾年而稱爵非禮也於以見當國者不以厲為君而弒之者果當國

者也悼未能討賊故賊名不得也來聘者勤諸侯也
蓋以求伯也本之不正而急功利伯者固如此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杞邾相繼來朝以晉悼首加禮於魯故來修舊好欲
因魯以通晉耳然邾子尚居喪喪未畢不覲王況諸
侯乎

築鹿囿

築者新立防以為囿也山林藪澤民之所利築則奪其利而自娛非義矣嗣此築囿者二盖踵而為之也故書以謹之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據傳宋華喜圍彭城楚子重救之乃書侵宋何也既使魚石據彭城矣復偕鄭而來故書侵所以著其亂宋而窺中夏之實也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悼公之初猶遵厲公故事元年而後則徵師而已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謀救宋也知義矣晉侯親出有勇矣不奪魯喪得禮矣諸侯師至楚師已退故宋人辭諸侯而請其師以圍彭城先為此盟也陳傅良曰崔氏奔衛今書齊崔杼何齊納以為大夫也逐高無咎殺國佐而杼當國

伐莒伐魯皆㨗師師齊之禍靈公爲之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纂春秋直解卷九上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助教臣吳省蘭

謄録監生臣汪存堉

御纂春秋直解卷九上

己丑簡王十有四年在位十有四年子靈王立在位二十有七年子景王立

襄公

名午成公子也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生四年矣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楚取宋彭城使魚石據之且戍之三百乘矣猶繫之宋者蓋本先王之授土以辨名也楚以蠻猾夏石以臣叛君晉帥與國圍之伯職脩矣書之予之也然皆大夫而君不與則政下逮矣李廉曰宋華元會晉圍彭城猶衛石曼姑會齊圍戚然彭城書宋戚不書衛者曼姑爲子拒父元爲君討叛也其義審矣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晉既降彭城而執魚石矣以鄭從楚亂宋因仗義伐鄭諸侯之師皆至獨晉伐之者任其勞也勞已以逸人有恤諸侯之心焉故書以予之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以備楚也楚不出則一韓厥足以制鄭楚至則五國之師固在焉故書次謹於用諸侯而厚以禦楚且不輕殘鄭也齊杞前不與圍後至也宋衛莒滕薛今不

與次先歸也汪克寛曰齊桓伐楚師次于陘晉悼伐
鄭師次于鄫皆不輕用兵重民命之意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魚石之討諸國之執言甚正楚不敢敵晉而思洩憤
於宋故書侵以正其罪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左氏以諸侯即位小國朝大國聘爲禮然天王方崩襄公在喪而列國之朝聘如故列國不喪天王魯侯不喪先君也

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葬速也

鄭師伐宋

鄭之伐宋惟楚命是奉晉厲以力而不畏晉悼以義

而不服迷復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成公夫人襄之嫡母也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鄭附楚故諸侯不會其葬夫鄭成以楚子之集矢於目也故終附楚然楚亦自爲爭諸侯耳豈爲鄭哉乃懷其私恩而從惡誤矣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晉宋稱師將卑師衆也衛舉將將尊師少也鄭雖以

黨楚爲罪然易世矣今因其喪而亟連二國侵之是

欲乘機以得志耳豈禮也哉直書而罪著矣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于戚

謀鄭也於是仲孫蔑倡城虎牢以偪鄭之計善謀也

不果城齊未至也以崔杼意不服晉而滕薛小邾因

亦不至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三月而葬速也齊謚也別謚非禮也

叔孫豹如宋

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申前謀也齊滕薛小邾亦皆至也兩會戚而始城則遂爲繼事而非生事也虎牢鄭地不繫鄭者鄭當南

北之衝而虎牢爲其要害非得鄭無以禦楚非城虎牢無以制鄭既城踰年鄭來盟于雞澤而陳亦改圖北嚮則是役也不殘民而制勝其功爲巨趙鵬飛曰安一國之功小安天下之功大安一國者以一國之辭繫之國彭城繫宋是也爲宋治叛臣也安天下者以天下之辭繫之城虎牢不繫鄭是也虎牢城而天下均安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申爲司馬而以賂聞固爲罪矣然意亦嬰齊壬夫以其偪而譏之而楚子聽之乎故書法與側同

三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吴

晉與吴會鍾離矣楚畏吴乘其後故伐之以示威焉晉事於秦而伯以衰楚事於吴而勢遂挫

公如晉

喪畢而朝也童子侯不朝王況同列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晉悼修禮於諸侯出其國都而與公盟諸侯所以睦也

公至自晉

以朝晉至也本謀如晉故不以長樗至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鄭服也昔屢伐不至今不召自來何哉政教修明六

卿和睦內治矣圍彭城義昭矣城虎牢謀得矣謀得則勢定義昭則人服內治則外從也然始合諸侯而盟王臣與齊桓異矣故先會後盟止書曰以别之而不再言雞澤其事不足乎揚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陳自辰陵即楚二十有八年矣今鄭服而陳亦來疾楚暴而慕晉義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鄭君先至諸侯既盟之矣陳臣後來使大夫與盟焉慰初附之心别君臣之分晉侯其適於情而明於禮哉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見受命於君書及陳袁僑盟見以是結陳也兩書及所以具事實也乃穀梁譏之曰諸侯盟大夫又私相盟大夫張也不知此與十六年溴梁之盟異彼則諸侯會大夫盟大夫自爲盟也私盟也此則諸臣之盟袁僑者卽諸君之盟鄭伯者也豈私盟哉第積習生常諸侯在而大夫可衆

爲盟則湨梁或亦因此啟之矣是以君子慎始且晉文踐土陳侯如會文不再盟陳服晉三世不叛今袁僑如會悼使復盟陳從晉五年而逃蓋合諸侯在德與勢盟何足恃哉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責許不會雞澤也許自新城以來不與諸侯之會盟困於鄭也新遷于葉楚使之自近也豈能叛楚而遠

從晉晉果服楚許將焉往乃以鄭陳偶服遂侈然求

多於許心褊欲速宜不得許並鄭陳而失之也

四年

春王三月巳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報荀罃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公生母也與齊姜並稱夫人踵成風也

葬陳成公

棄楚即晉故諸侯會其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逾月而葬其禮簡也據傳行父不欲以小君禮葬因匠慶之言而勉從之然遂簡其禮矣夫不欲以小君禮葬定姒果公心歟是守典也如私心歟是慢君也觀齊姜葬亦簡禮則行父蓋因君幼而慢君耳

冬公如晉

公甫七齡復居母喪而急於朝晉乎蓋行父以過禮

媚晉耳

陳人圍頓

據傳楚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圍頓然頓雖為楚間陳陳且宜完守若楚來侵則請於晉以禦之乃不勝其忿背喪以出是致寇也

五年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鄭久淪於楚矣以陳踵鄭而服晉故楚不暇爭鄭鄭得少寛而脩禮於諸侯蓋晉伯復興諸侯輯睦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鄫介魯與邾莒不勝三國之誅求故請專屬於魯以為附庸鄫本子爵棄王爵而屬魯魯無王命而私請於晉晉遂專而許之皆罪也諸侯之世子不宜後於大夫今鄫世子直次内臣之下而不書及自比於魯

臣也然非禮矣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吴于善道

晉通吴吴再不至令使人請好晉將為之合諸侯于戚以魯衛近吴且親也故使蔑與林父先通好且告會期焉善道吴地往會之也晉倚吴以撓楚然求之過卑非禮也無遠慮矣蔑與林父不言及俱受命於晉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壬夫侵欲於小國固罪然楚子亦素知之矣不禁之於先及陳怨已深而不服始歸咎而殺之非刑也且疊殺三卿不亦甚乎故書法同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會吳且謀陳也前殊會往會也此列會吳來也前稱吳其君也此書人其大夫也奔走天下以會吳非計

矣陳侯至而言楚患故命戍陳也吳人在世子下禮也鄫列於會者魯人不利屬鄫使鄫人聽命於會也諸侯會戚屢矣林父不憚供億以悅晉内專政而外結援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戍以防楚患義也孰戍之魯也諸侯皆受命於戚何以獨書魯離至不可得而序也程子曰非王命而勤

民逺戍罪也然助陳而拒楚與之可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

戍者戍於無事之時救者救於被兵之日既戍之又救之其謀周矣冬伐之冬救之其赴勇矣諸侯皆至睦也楚不戰避之也然則晉力足以濟矣乃士匄不能將順君美倡言有陳非吾事以致人心不恊卒至

失陳不亦謬乎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以救陳至善救陳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杞小而遠以婚姻之故會其葬也叔姬嫁於杞定姒乃杞女也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鄫初求屬魯魯復通於晉而列之會矣晉坐視其滅而不救何哉公穀以莒之子後鄫子而書滅非也若莒子以其子而亂鄫之嗣是絕世非滅國也若鄫子以莒之子爲巳之外孫而使爲巳嗣則罪不在莒當

如梁亡之例而書鄫亡不得言莒人滅之也况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同力也二傳不可通矣

冬叔孫豹如邾

公初即位邾子來朝四年有狐駘之戰至是往聘釋怨以修好也

季孫宿如晉

宿行父子也父喪未期而遽如晉嗣父執政急自託於晉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齊圖萊久矣至是卒滅之會盟使世子滅國則親之急於爲義而勇於爲不義也

七年

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卜不過三然卜郊止於三月四月而三卜則過時而不敬矣

小邾子來朝

城費

費季氏私邑也旣冒喪如晉諂事伯國又城其賜邑將何爲哉然自南遺請城南氏亦世其邑蓋宿但知營私以弱公室不虞陪臣之擬其後也

秋季孫宿如衛

宿甫用事如晉如衛殆無虛歲皆假公以締私爾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伐未得志復蹔兵圍之期於必得陳也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謀救陳也不書救不成救也陳圍三月矣陳侯蓋冒圍而來乃徐徐爲會乎是不急陳徒質陳侯以要陳耳悼承厲亂故初年勵精令諸侯睦矣故憚於敵楚

而懷安一念自足業由此隳惜哉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據傳公子騑弒之也鄭伯將會於鄬騑欲與楚鄭伯不可騑弒之曷爲以卒書蓋鄭人以疾赴魯史以卒書春秋無所據而革之也特書曰如會曰未見諸侯以發人之疑而見其實也蓋如會者其事也見諸侯者其心也鄵鄭地外諸侯卒於境内不地以如會故書地也然行未逾境何遽云未見諸侯因以著鄭伯

之心欲見諸侯也欲見而未得見必有故也則弒之實彰矣其名之何穀梁曰諸侯不生名此之名卒之名也卒之名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是也夫鄭伯弒矣而鄭人僞以疾赴使晉侯不知是不明也知而不討是縱賊也然則晉罪亦莫逭矣

陳侯逃歸

此與鄭伯逃齊桓首止之盟同而亦有異彼書逃歸而著其逃歸之故曰不盟專罪鄭伯也此書逃歸而

其所以逃歸者無可書也兼罪晉侯也蓋陳困於楚陳侯親來求救不急赴之以致陳臣内貳附楚脅君其逃也亦不得已焉耳鄭伯既而乞盟桓之義足以服鄭也陳侯遂不復來悼之德無以綏陳也趙鵬飛曰陳方受兵宜遣使告晉而自守待救乃既輕身出會矣晉不救宜請歸以死社稷晉何辭以羈之初既不慮而出終乃不告而逃雖聖人以義責人而不窮人於義然以國君而逃庸爲有禮乎與鄭伯首止同

辭賤之至矣

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公嗣位八年三如晉矣

夏葬鄭僖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舊史無弒文雖削其葬無以明討

賊之義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鄭騑弑君欲從楚也乃偽若不欲從楚者而侵蔡蔡附楚久矣中國不復問其去就鄭方居喪無故而亟侵之何為哉媚晉而逭討也然因是即可致楚師而堅從楚而國人亦無辭耳騑亦狡矣哉蔡無敗績之文而獲其公子適得之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會以命諸侯朝聘之數晉侯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意非不美然以是優諸侯而政反出於大夫毋乃

以姑息爲愛而不由德乎且是時君弱臣强伯主又降尊與會愈莫挽矣張洽曰大夫會諸侯必人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而革伯者苟且之政也是也至以鄭伯與會更非矣鄭賊不討賊臣反使嗣君背喪來晉以獻捷爲名何禮也哉因其適至使列於會幾以蔡捷可揜失陳之恥也直書而罪著矣

公至自晉

公在晉數月矣不列於會留之何爲若謂不敢煩公

則鄭伯固在會矣名曰優公而實少之以爲會公不如其會宿也

莒人伐我東鄙

疆鄫田也魯主鄫以通於晉莒滅鄫晉不討於是伐魯而疆鄫田輕晉也一念之怠四國覘之矣至魯不能存鄫而竊其田以與莒師又不能禦其何以爲國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得陳又爭鄭也向使救陳楚師焉得至鄭哉救陳則兩得也不救遂兩失矣據傳楚師至而鄭平蓋招楚以從楚鄭之本謀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拜公之辱且告用師於鄭也晉屢聘魯猶知修禮諸侯宜乎大小輯睦伯事復興也

九年

春宋災

外災來告故書

夏季孫宿如晉

報士匄之聘也士匄來聘報公朝也又報之過恭矣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宣公夫人公祖母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四月而葬速也穆姜爲行父所幽以死蓋假義以逞其私忿而成襄兩公無能變焉君弱臣强一至此哉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去冬楚伐鄭而不能救今已逾歲又不敢伐楚而徒伐鄭其何以責鄭幸不强要鄭而用荀罃三分四軍之計以敝楚且歸謀所以省民是猶知本者故卒成三駕之功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鄭受盟也書同要之也李廉曰時諸侯皆不欲戰則

內外之志咸疑怠矣盟書同雖曰同外楚而實著其反覆也幸悼公方明卒有成績則此盟葢盛衰之機括哉

楚子伐鄭

晉楚迭伐而鄭左右從大國無義小國無信也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晉與楚爭鄭雖得鄭而屢失之以不能絶楚之侵伐也因欲用吳以犄楚然吳强而遠故晉合諸侯遠會吳以結之柤楚地蓋示楚以已得吳也與齊桓結江黄之意同不用其兵而藉其勢也但以伯主而降尊遠會雖曰以權濟事而功烈益卑矣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陽國名妘姓因會而乗便以滅之也意以偪陽爲晉吳往來之衝故滅之以通吳爾然非義矣故書以

罪之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凡內外卿專將言帥師會伐用衆惟魯卿言帥師詳內而畧外也他國會伐用衆惟列序某師某師而已蓋或同謀用衆或從大國之令而用衆其志不在一國故不言帥師也今鄭從楚會伐而書帥師蓋鄭自用衆以媚楚非出楚令也其惡益甚矣故書以罪之

晉師伐秦

此荀罃將也止書師者輕民命於所不當用則師爲重也諸侯惟宋事晉最謹今宋受兵不速救而治已之私怨不知務也且楚通秦犄晉與晉通吳犄楚其計同也晉知吳楚相敝爲已利乃與秦相敝以利楚計亦左矣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鄭從楚伐宋故晉帥諸侯伐鄭左謂晉悼三駕此其一也柤之會光列小邾子之下正也今會伐鄭光先至晉悼遂進其班於滕薛杞小邾之上明年伐鄭光又先至更進於莒邾之上蓋以齊國大而柔禮以懐齊也光竟偃然受之伉亦甚矣故據事直書以著其失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兩下相殺兩書名氏者皆卿也卿近於君而權足亂國被殺者即有致殺之由而殺者之罪大矣故詳其名氏以正其無君亂國之罪今殺者尉止等也皆非卿也既無列於朝而伺隙竊發則其名可畧而目之爲盜盜固當罪而被殺者亦有招之之罪且亦國君無政之故也凡國討書國而目其大夫蓋大夫者君之大夫也衆殺書人而亦目其大夫衆既繫國則亦其國之大夫也賤而書盜豈可同君之例竊發者止

此數族亦豈可用衆之例故不曰其大夫也然何不用盜殺蔡侯申之例而書盜殺鄭大夫某某乎蓋騑也堅從楚以勞中國又弑君之賊發與輒惟騑是從不書大夫者皆當討之賊也然從討賊之例當去其屬籍何以猶書公子公孫乎蓋尉止等非能以賊討不可以亂易亂也此春秋之權衡也

戍鄭虎牢

諸侯伐鄭師於牛首適鄭有內難若乘亂攻之入鄭

必矣晉不志於克鄭而志於服鄭故於向所城之虎牢以諸侯之師戍之夫虎牢非鄭地矣而繫以鄭左云言將歸焉得其吉矣蓋求鄭服而已不貪其地也陳宗之曰既駐師扼險以偪鄭兼欲斷楚之路爲鄭屏蔽鄭服則將歸焉德威並行以懷鄭也夫城而不戍猶不城也戍則宿兵峙糧退可守進可戰鄭服則保鄭以拒楚鄭貳則南向足以禦楚反向足以臨鄭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凡救多善辭而亦有異伯主之救安攘之義也諸侯相救恤鄰之道也今鄭黨楚而楚救之是爭諸侯耳豈善之哉紀其實焉耳夫晉伐鄭以疲楚楚亦伐宋以撓晉晉不敢當楚楚亦不敢當晉故屢出師而不相遇今晉伐鄭而楚救鄭則當晉矣荀罃猶欲避楚是止欲勞諸侯而自完耳且以十二國而避楚之偏師亦懦矣於是鄭復從楚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書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則魯有三軍舊矣史克頌僖公曰公車千乘猶不失其舊也今書作三軍至昭五年書舍中軍似魯止二軍今增中軍後舍中軍仍爲二軍何也孔穎達曰文公以來伯主之令軍多則貢事多魯自減爲二軍理或然也然則宜書復何以爲作蓋軍本屬公有事諸卿更將事畢則將歸於朝

車復於甸甲散於邱卒還於邑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假立三軍因以攺制三分公室各有其一且兹之三軍亦非舊制也故特書作以著亂王制弱公室之罪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凡卜郊不從必卜免牲免牲則不郊矣卜免不吉而不敢免故直書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方晉悼初與楚爭鄭也晉楚之强弱未定故騑欲惟强是從而舍之欲仗信待晉今騑死而諸大夫亦知楚弱於晉矣舍之仍復叛晉何也晉避楚也且不特叛晉而已又侵宋以挑釁焉欲晉驟来而楚弗能敵然後可固從晉也後雖卒如其計然亦行險僥幸矣萬一事出不意國其殆哉晉以計自完鄭以計致晉君子均無取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三駕之二也是時兵戍虎牢會伐爲易故諸侯應時而至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鄭復受盟也前盟已渝又盟何哉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鄭既同盟矣而楚又来鄭伯迎服遂與之伐宋其背

盟也愈速其猾夏也愈驟豈不畏晉哉不得已也晉志避楚故激使當楚也夫晉力能制楚而屢避楚止驅諸侯而用之鄭者蓋勞諸侯以困鄭敝楚而晉可全制其勝也用術不用誠計利不計義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此所謂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也一歲再出楚疲而無力以應也伐而會得鄭之辭自是鄭從晉二十餘年

中國賴以少安三駕雖勞其功曷可少哉雖然悼止爭鄭耳與桓之服楚文之勝楚有間矣况頻歲興師黷武已甚楚雖疲而諸侯亦道敝矣䇿吳議楚後不暇爭鄭不然諸侯道敝而無成必貳恐如士匄所慮矣惡可與桓文比烈哉

公至自會

鄭亦與會而服則諸侯息肩矣故以會致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行人使人也兵交使在其間以通命也楚不能爭鄭忿而執行人行人何罪哉書以譏之

冬秦人伐晉

秦與楚婚故黨楚伐晉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莒三伐魯矣伐而圍台愈暴矣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文十二年行父城鄆蓋鄆本莒邑魯又於其地城之則魯亦有鄆矣此之鄆則莒之鄆也故杜預曰鄆莒邑也是也𢘊師救台應兵也遂入鄆則非義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來聘且拜師晉悼服鄭制楚而修禮於諸侯善持勝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既列會故以卒赴不書葬避其號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不伐鄭而侵宋不能爭鄭也

公如晉

朝且拜聘也過恭矣左以為禮何哉

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邿微國也書取諱内滅也據傳邿亂分為三師救邿

遂取之以救為名因而利之也自作三軍公無兵馬三家滅之假公命耳臣獲利而君尸名猶諱之者尊君而不欲尸其名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趙鵬飛曰楚既仇中國猶赴於諸侯者卜諸侯之去就也

冬城防

莊二十九年已城防矣今復城之者臧氏食采於防

蓋因季氏首城其私邑而效之以崇其私邑乎魯有二防一近宋隐十年伐宋取防是也一近齊隱九年會齊侯于防是也此蓋近齊之防厥後齊高厚伐魯圍防意此亦假備齊而城之歟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卿為介也以卿為介者

名為尊晉實季孫之自尊也而叔老不敢違魯事可知矣晉士匄鄭公孫蠆以名見卿也諸國書人皆微者也微者而加於鄭卿之上以國之强弱為序不計位之尊卑也非禮也前此晉藉吳犄楚故再往會之今晉為吳謀楚亦往會之何哉虘隆其禮而不實應其事也故晉吳之會止此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

蔓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晉悼用十年之力帥諸侯以爭鄭僅乃得之又帥之伐秦其勞敝中國亦甚矣夫伐秦與爭鄭異復私怨耳前此伐秦多自戰春秋猶惡之況用諸侯以行私乎

巳未衛侯出奔齊

春秋明君臣之義而亦因其事以為權衡弒君則急於討賊而君之無道在所後逐君則臣固當誅而君

亦有失馭之戒故君之見逐與臣之見逐同書奔而逐君之名氏姑略之然觀屬辭而臣之惡與君之過亦著矣衛君𡦹奔林父冬會諸侯之卿於其私邑則林父逐君可知也據傳衛侯不禮孫甯又歌詩誚之則失道矣而林父遂先謀亂公兩使人於林父皆殺之及公奔又追敗公徒其未至弑逆者幾希視他逐君者罪尤甚故君奔而立君必名奔君以别之今孫甯立剽而衛侯不名變文也見臣之罪大君之過微

全君之尊嚴臣之誅也

莒人侵我東鄙

季孫宿入鄆非兵首也莒猶以為憾侵魯以報之國小而競於兵溴梁之執有由矣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楚以吳故不得志於北方故置鄭宋而伐吳傳載是年冬貞將卒遺言必城郢則吳為楚患廹矣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

邾人于戚

林父逐君晉悼不討而使大夫會之且即會於其私邑是成亂也故是春列國之會于向者大半不至亦可見人心之公而悼為荀偃邪說所誤不小矣列序諸大夫而無貶罪歸悼公譏不在大夫也

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已亥及向戌盟于劉

許翰曰不盟於國而盟于劉崇向戌也但魯於晉卿

從未出國而盟何於宋卿而崇之若是乎高閌曰凡因聘而盟者必在國内宣十年晉侯使荀庚来聘衛侯使孫良夫来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成十年晉郤犨亦然襄五年衛孫林父亦然趙鵬飛曰魯地無劉由經繼書劉夏逆王后之事相連而誤耳姑存二説備參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采邑而即以為氏也夏名也王之上士也春秋十

三王其逆后凡兩見蓋太子立而妃為后者無緣而書王逆后而非魯主婚即主婚而得禮者亦常事不書也惟祭公以遂事譏劉夏以非卿譏也齊姜歸京師不書者歸無可譏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魯舊事齊後從晉而為鞌之戰齊人怨焉然不敢加兵於魯者三十餘年畏晉也今衛侯奔齊晉侯且釋君助臣會戚以成其亂而季孫宿亦與焉故齊以晉

為不足畏也遂伐魯而圍成

公救成至遇

自作三軍公無軍矣今公自將救成者齊師久駐三桓畏之故廹公使將蓋避其危而以公試也廹齊師退而城成郛則季叔帥師屬辭而觀其情見矣然何以不至成而至遇蓋軍非公有豈能為公用哉軍心畏齊故公帥之而不前也救書次軍能救而已不力也救書至已欲救而軍不前也以城之安自處且締

其私交之固以救之危予君兼陷以無勇之譏三桓之罪可勝誅哉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郛郭也為齊所壞故城之然孟邑而季叔城之何也三家相黨假備齊為名與大役以崇私邑也其城既固故卒為魯患而不可墮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邾屬齊而黨莒故莒伐魯東齊伐魯北邾伐魯南魯望國非弱也不競一至此哉許翰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強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至四鄰交侵者民分於三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周之父曰惠伯大父曰桓叔晉襄少子也厲公禍周以公族迎立生十四年矣乃能力修内治勤撫諸侯救宋圍彭城制鄭城虎牢諸侯翕然歸之後雖失

陳而卒得鄭楚不能爭功亞桓文焉然不能謹大夫專政之漸至孫甯逐君而成其亂其惡大矣蓋質美未學大義不明且繼弑逆之後賊臣不除卒為所悞惜哉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欲會諸侯而速葬其親悖禮甚矣人倫政事之本國君風化之基晉平其何以宗諸侯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晉悼將為魯討莒邾未果而卒平以繼父志為名因會以圖伯也衛侯者誰剽也列奸於會失於悼而成於平也然經何以書衛侯蓋篡者皆不沒其實即所以實其篡而正其誅也齊不與者高厚逃也於是諸侯在而大夫盟是無君也夫平公初政大夫何遽敢無君乎公使之也蓋是時政多逮於大夫以為盟君

不若盟臣之愈也是以使大夫盟也且六卿專晉之勢已兆意必晉臣以是誤平而平遂聽之耳前此大夫猶隂竊君權此盟之後直擅之矣平自禍其國並禍諸侯之國而諸侯亦皆聽之均難辭咎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莒邾侵魯信有罪矣請於王執而歸于京師可也擅執二君累囚以歸是無王也故書人以著其罪

齊侯伐我北鄙

齊侯自成十七年柯陵之會遂不復出惟使世子出會大夫聽命今晉為魯執莒邾齊復伐魯以報之侮晉也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男請遷於晉為其臣所阻故晉伐之是晉主兵也

鄭與許有怨而君来會伐曷為先鄭臣不可以先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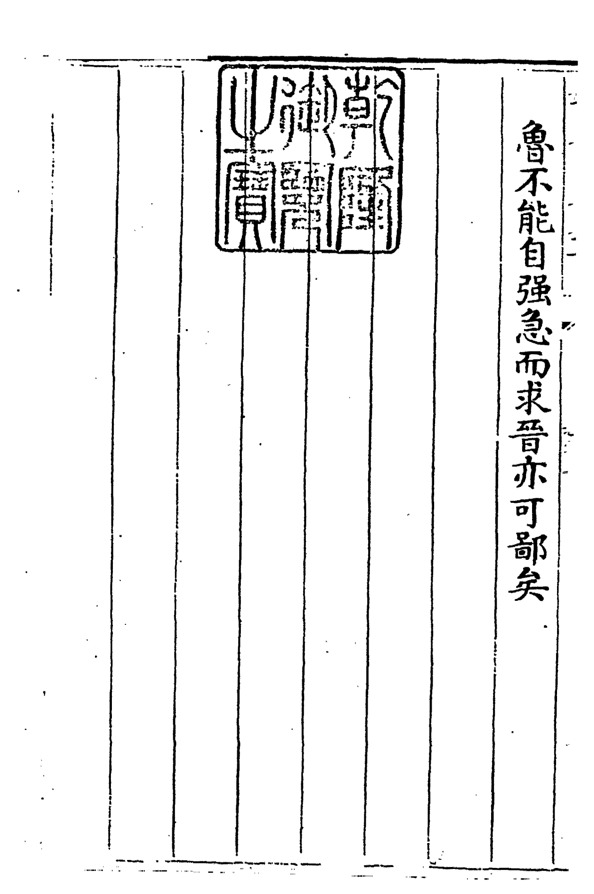
也然鄭豈能號召諸侯鄭伯之下晉卿首列焉則主兵者亦見矣宋稱人而居衛下將卑師少也夫許男受制於臣不以義責其臣而遽以兵臨其國失恤小之道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三伐魯而再圍成矣再圍者志必得成也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魯不能自强急而求晉亦可鄙矣